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二

宋籍與政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奉管玉局觀漫塘病瘳劉宰著  
記

宜興周孝公廟記

周孝公墓在陽羨荆溪之南北向廟當其前紹興  
中賜額曰英烈慶元初進封忠武公周氏自魴始  
顯著其盛也一門五侯墓之存於今十有一莫詳  
其次然公必葬衣冠其中明甚歲久梵宇民居交  
侵賜地之存無幾近歲有仗義起祠者所歸僅什

之二旋復區分之鄱陽洪君儗乾道相君之孫好事行義其承是邑也謂古興王之世必禮先賢之墓而法所得祀惟有功於民有勞於國與禦災捍患以死勤事者公皆兼之又公之英爽凜凜如生顧廟弗葺墓之采樵弗禁非所以崇明德昭令典欲亟圖之而局於位會其季年以選攝令慨然曰可矣乃周視棟宇鳩工庀材以楹計屋凡敝而新之者十有八無而益之者十有四傾而正之者九漏而填之者十甃其壁而飭其像設什噐與凡丹

堊之漫漶者既又巡行兆域辨其侵而勸相其遷繚之墻踰二百丈樹之杉松合萬有一千本又卽墓之中故相朱公倬爲簿領時所築基亭焉以爲致敬之地費先捐已故助者衆役不干時故作者力凡用石米二百緡錢千有五百其助竹木瓦甃而不受直者不計經始於歲癸未十有一月丙寅而成於明年四月朔洪君之爲力勤矣旣成而屬余以記余雖不文以托名不朽爲幸其何敢辭抑聞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蓋慷慨

殺身苟不勝一朝之忿者皆能之從容就義非沉  
思審慮不輕用其身者不能也張子房蚤歲結客  
報仇眇秦皇如晉鄙不幸爲所及則從荆軻游地  
下耳及聞圯上之言玩意黃石之編向者排山倒  
海之氣如水反壑故能不出帷幄顛言廢項公其  
斯人徒歎史稱公少時縱情肆欲爲州曲患陸士  
衡爲公碑謂不偶於俗爲所誣徐錯又以公爲任  
俠千載之下是否誠難臆決然竊意錯之言爲近  
蓋吳魏世讎吳自大帝之亡日逼於魏魏以曹休

之敗深怨於魴則公之任俠卽子房博浪沙中遺  
意其爲鄉患苦非公自爾蓋俠徒所萃其勢則然  
及聞父老之言幡然自克又與子房圯下歸來異  
世一揆前輩以子房所遇爲秦之隱君子庸詎知  
公所遇非陽羨之隱君子歟遐想當時遇合之由  
進說之次第與公所以引咎自歸者必大有可觀  
而史非班馬登載闊踈令人不慊故述之篇末以  
侈陽羨舊聞而附以詩俾歌以祀若公之官稱行  
治傳記已詳茲不復贅云歌曰南山兮嵯峨溪水

湛兮平波波不驚兮山寂寂樵者唱兮漁歌邃宇  
兮煌煌嘉薦兮苾香公之至今愉愉降我福兮穰  
穰飛龍駕兮翔鸞御公之來兮倏而去宰木秀兮  
佳城慰我民兮千古

揚州撥還泰興縣酒稅記

征商昉於周襄至漢始與權酷並行夫龍斷古所  
賤而襲之群飲古所執而導之拂經甚矣而後世  
相因不廢將世變之異國計有不得不然者歟宋  
有天下首榜稅則于務俾母增收仍戒毋發篋以

索酒課之入于省庫實始于淳化四年則前此惟  
聽州縣之自爲藝祖欲挈五季之天下歸之五帝  
三王規模宏遠矣其後因時制宜頗失初意南渡  
迫於軍須經總制相沿立法而常賦之仰于征權  
者益重泰興揚下邑歲以緡計至八萬有奇亦旣  
極矣而數年以來爲牧守者銳欲求多以官怠其  
事則使受成於吏以縣撓其權則使專達于州吏  
雅自愛者不屑而屑爲者皆至無賴州復藉之勢  
啗以羨利之什二吏內誘於利外負其勢以行其

無賴故觀官若隸視縣若其有司視民間皆其外  
府張私匿之禁以爲羅重告訐之賞薄誣執之罪  
以驅入之挾摘極於隱微敘攘甚於寇掠或不勝  
楚創匍匐顛哀而縣以侵官爲嫌州以先入爲主  
吏以皆屬饜焉而爲之地不惟不得直而又甚之  
故闔境之民皆騷然不能以寧而焦然不能以生  
新安汪公統之爲部刺史也咨詢得之顧揚爲大  
府忍以俟間會攝帥事慨然曰幸矣泰興有瘳矣  
卽飭吏歸州而使官復其職縣還所部雖較數歲

之中以爲常未能盡復歲額之舊然而告訐者被  
氣誣執者遠跡居者得安於家商者得藏於市行  
旅得出於塗百里之內已懽然若更生矣今旣下  
父老相與追悼旣往逆計方來寄聲於余謂余雖  
去令餘二十年然槩以浮屠三宿桑下宜未能忘  
盍爲我書之余惟在昔尹鐸爲晉陽思所以保障  
趙氏甫至卽損戶賦以寬民而趙氏卒賴之曰鐸  
所寬也今維揚地重不啻晉陽征權之爲民害甚  
於戶賦從而寬之汪公之意其茲乎故爲之書以

漢城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  
庶幾春秋大復古之義父老曰信則與鑄之石

建康平止倉免回稅記

嘉定十有六年夏六月某甲子作平止倉秋九月  
某甲子免回稅何以書大之也大其興民利去民  
害也其爲興民利何曰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  
食焉者衆生之者寡歲仰給客販長江天險舟至  
不時價輒翔湧長平領於使者權不在郡又數不  
盈萬雖興發不足贍故居民盼盼日視帆檣去來  
爲戚休今是倉也不藉於大農不領於使者以緡

計石中歲可得五萬豐歲過之權一而歛散可專  
數多而幹旋有裕得李悝使民適足價平則止之  
義繼是年有上下市有盈虛而官持其平民不告  
病利孰有大於此者其爲去民害何曰關市之有  
回稅旣稅其入復稅其出其事近始於淳熙而甚  
於比歲民操百錢以市于市出而不告旣罪其入  
復坐所與市者直一輪十輪一費十道路切伺壟  
斷者左右望探懷有得輒陷大辟以是貨至不居  
民窮無告間嘗暫弛未幾而復蓋司征之在城者

恬厥職而幕府之督征者庇厥隸壽張爲幻其復  
固當今也旣去其額復上之朝而廢司征之在城  
者使後雖有汙吏不得騁其去民害孰有大於此  
者或曰環千里而守合十國以爲連孰非興利去  
害者二事之書獨昉於金陵何也曰世之所難金  
陵之所易也曰何難爾曰內之難者迫於已也外  
之難者迫於人也迫於已者宮室欲其美園田欲  
其廣也妻妾之奉欲其豐子孫之計欲其遠也迫  
於人者迎其意之未發懼人之先乎已也廣其意

之未及懼人之軋乎已也不施其所已施懼其以  
疇昔視我也必致其所難致懼其以衆人蓄我也  
近者旣彌縫之使無間遠者復籠絡之使不遺也  
而非財不可則凡可以得財者何不爲也故征利  
之術益工而取民之路益多穀貴而下其直曰是  
可科而糴也貨重而輕其估曰是可脅而致也民  
沾於死而歛不休民藉以生而奪不厭其視平止  
之義何有視回稅之害胡卹也曰然則金陵何易  
爾曰金陵帥華文閣待制三衢余公嶸內無聲色



之奉肅如也外無游觀之娛淡如也所寶者善和  
之賜書無他玩也所資者午橋之墅所甚愛者平  
泉之草木皆先丞相之舊不他營也其視已之富  
也貴也等於浮雲視世所趨猶虛舟之相遇也故  
取予之必審而出納之不吝也開府未旬月驟捐  
十五萬緡以爲糴本而公帑自若也歲蠲八千緡  
以免回稅萬六千緡以捐常稅而經費不乏也此  
世之所以難金陵之所以易也書其易所以愧其  
難抑去彼之所以難則此何往而非易也金陵之

書昉乎此後乎此固不一書而已也書之者漫塘  
叟劉某踵門而請者進士劉平子衛翼王直貽書  
而請者迪功郎江州德安縣尉楊成大進士宋夢  
後李黼張習之吳得一楊夢得書之日期明年二  
月戊寅也

甲申粥局記

金壇田半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掛帆而夕浙籍  
得歲不爲吾邑利故俗相承憂旱不憂水水患甚  
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民方幸高田

之稔是歲也暑不勝寒穀入大減菜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飢者載道某居僻且杜門久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爲某言之某念先君雲茅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無以及人塋所薄田歲豐收穀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不半在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月望後二日卽嶽祠空廡春而糜之以與飢者共其始來者纔數百竊自喜曰雖多可無乏事其後稍增盡三月乃盈萬人某始窘於無繼議所以止友人趙

若珪玉甫聞之矍然踵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攜幼去其室廬以苟勺合之食者所願更旬餘無死則庶乎麥秋今而棄之是將濟而奪之舟中縋而絕之縷也而可乎某曰力竭矣可若何玉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自振廩且爲書園封之又爲書博封之以請于鄉之好事者未幾錢穀沓至乃四月朔更端俾煬者增竈奔走者增員史執筆以書而受給不欺閭執朴以徇而去來無壅又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

以食飢者以是遠近流傳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執飲者至必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十有五日大麥實乃已既事玉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某自念知顛末獨審故不俟其請而爲之書昔在漢末名士鄭泰等避寇去關道遇獨行者泰等欲與俱華子魚不可既行而其人墮險衆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卒全而歸之疇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某固有愧於子魚者玉甫之爲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玉甫之意決於此

一鄉之人應於彼與得之見聞者力所可至皆不謁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尤於此驗之謹以施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更端之意冠諸碑首云

溧水尉治雙玉亭記

溧水爲金陵壯縣而地偏無卓絕奇偉之觀故勝踐之可尋者亦少尉治舊有二李亭按之往志李公擇之父東嘗尉茲邑攜公擇與其兄野夫來讀

書於此公擇名常與孫莘老齊名言論不阿爲世  
名臣事具國史其歸也讀書廬山五老峰下旣貴  
儲其書遺後人名曰李氏山房記具東坡集野夫  
名莘仕至江西轉運副使雖事不大顯而東坡送  
公擇詩云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又過公擇舊  
居詩云何人脩水上種此一雙玉則其賢亦可槩  
見今亭更他名來者莫考顧縣圃隔浦淶池等處  
皆故令周邦彥美成游冶之地世方郵其詞附益  
其說幸而至其地則趨走焉迴旋焉視圃之一草

一木皆足寄遐想今尉尤公季端非之以爲李公  
距今雖已遠然訂以所聞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  
歟若邦彥異是今人取友猶致辨於損益之間寧  
有尚友古人而不知所擇歟因復亭舊名而謁余  
以記余惟履墟墓而哀入社稷宗廟而敬所遇變  
於外所感易於中蓋人之常情則游乎隔浦淶池  
之間而能端此念者鮮矣然則季端之復是亭也  
豈直尚友古人而已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季  
端有焉故余與爲記且取坡語定其名曰雙玉亭

季端名端蓋錫山遂初先生尚書公之孫其家學有自云

南康胡氏社倉記

社倉之制昉於隋詳於近世朱文公之奏文公以稱貸貧民之所不免而倍稱以償亦人情之所不堪思有以輕之故沿隋之制酌今之宜行之於所居之建陽今社倉落落布天下皆本於文公姑以文公所行與所聞於它郡者論之其本或出於官或出於家或出於衆其事已不同或及於一鄉或

及於一邑或糶而不貸或貸而不糶吾邑貸於鄉糶於市其事亦各異况它郡所行未久輒弊有因其弊而廢者吾邑事方權輿安可不計方思之未得故人胡伯量適自南康之建昌來伯量蓋學子朱氏者亟問之伯量喜而言曰吾嘗行之吾邑之小蟹里既効矣請爲子言之凡子所疑厥本有異同所及有遠近所行有糶貸隨事之宜要不必計所當知者體統欲一責任欲分體統不一則彼此牽制雖有善意不得施責任不分則意向偏曲雖

有良法不盡用今吾里之事所以行之久而無弊者其始會吾家積歲之贏得穀六百斛以貸蓋吾兄弟合謀爲之謀之同而異意無自生行之決而異議不得搖故其體統歸一越二十年迄于今合本息二千斛以數之日蕃事之日殷吾兄弟出處不齊而吾兄弟之子若孫有時不能盡勝其責也故各以其地之所比而屬諸其人使散之必按其實而多寡不得私歛之各異其藏而美惡不相紊庶幾乎得之子以爲何如余曰敬聞命雖然是或

一道也蓋體統壹而責任不分則智力有不給責任分而體統不一則脉絡有不通蔽以一言亦曰欲其戮力一心而已昔吐谷渾王阿柴將死令其子二十人各獻一矢取一矢授其弟使折之矢應手而折并十九矢使折之則不能阿柴乃語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聚則難摧諸子感其言吐谷渾以強社倉之事猶是已不然狡者欺之頑者負之強者奪之吏之無識者侵漁之社倉欲存得乎哉伯量曰然吾歸將壽子言于石與凡子姪及

里中人共圖之豈惟爲社倉計而已伯量名泳兄弟篤學其兄濬甫冠舉于鄉未幾卒弟湍今爲東流令泓爲南安令伯量蚤歲高蹈不屑事科舉餘四人者皆爲名進士其進未可量云

### 楊氏寶經堂記

埤城楊氏世望丹徒至故臬南舶使諱樗年而益大築堂所居道南取漢韋氏贏金不如一經之意命曰寶經不寶金璧而惟盡禮以致名士與其子游故尚書艮齋先生謝公諤爲書而揭之而寶經

之名聞天下士廣狹異度躁靜異宜舶使左右承迎皆有以愜其素用能成其子故淮東常平使者宗丞公諱恕以才名受知當世入丞大宗出持使節鄉人榮之中間舶使沒而家分宗丞久從宦而堂廢寒蟄鳴于壞壁宿草蔓於前庭過者驚嗟焉宗丞宦雖達而平生麗澤之念未始忘嘗語其子克已立已吾欲因寶經舊址稍增闢之以爲汝曹肄業之地且爲異時合族之所庶吾先人之美意不墜汝曹亦得染教餐和其間克已立已曰幸甚

未幾引疾丐閑僅一及門卽便醫它寓故寶經卒  
不復克已立已旣襄大事之明年慨遺基之在目  
悼先志之不酬乃剪蕪剔穢申廣舊規爲堂前後  
各五楹中貫脩廊後敞層軒軒之外爲池池之上  
爲山山之外復爲亭柳環其前竹繚其後嘉花美  
木競秀爭妍而山石龍從水光浮動巖壑之勝亦  
有入其門者俗氛自遠滯慮自空况升堂而觀圖  
書之富聞講誦之音得義理之益者哉書曰厥考  
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克已立已其肯堂者

歟堂成而屬余以記余惟寶經舊客盡矣余幸後  
死其何可辭猶記舶使無恙時月旦必大合族具  
冠帶序少長擊鮮醜酒從容竟日座有言某飢不  
自食某寒不自衣某病須藥某吉凶須助雖甚踈  
遠或無一日雅舶使必稱力周之故方是時族無  
貧人姻舊鄉隣緩急皆有告宗丞欲斥大寶經因  
以爲合族之所豈惟以舊第區分之故其旨遠矣  
若夫因堂之名而旣其實專心致志而使牙籤玉  
軸不爲具文脩身謹行而使聖經賢傳不爲虛語



由是而齊家由是而立身揚名則凡升堂者皆當有槩於心况身實復是堂者哉經曰親親以睦又曰父母既没將爲善思詒父母令名必果故余旣爲記堂之廢興且大書其軒曰睦軒其亭曰果亭云寶慶丙戌九月中澣記

### 真州新翼城記

寶慶元年冬朝奉郎權發遣真州兼權淮東運判上官渙酉言于朝真北距淮道平如砥南俯大江蓋江淞餽運之所必經通泰鹽利之所必出民物

之盛爲淮南一都會固應設險用戒不虞而城下濱江民多去城以逐利故異時疆場小警卽鳥獸散比歲增築兩城如左右翼一時幸役之省曾不謀長西城倚西南之偏曠不可守東城臨潮閘之上險不足恃有三面之城無以禦一朝之患渙酉寔寒心焉夫州家使者俱爲一體而事權一分則不相用願及渙酉承乏共改築西城而更增東城之長使俱屬于潮河庶於事爲便而役大費廣懼不敢專惟朝廷命之報曰可迺裁冗費覈羨財選

參佐備器用材取諸商販與人之願售者而不迫  
之民工取諸兵之坐食與民之隸於兵者而不及  
於農旣規畫略定廼屬其事之綱於漕若州之屬  
使均其稍食稽其功緒受其要會屬其事之目於  
戍將之長若貳使因地之崇庠而致其力眎役之  
難易而課其功以式灋授材用以賞罰率其怠而  
勸其勤而轉運司幹辦公事潘振趙善鈺及州錄  
事參軍張端義司理參軍趙汝檣司法參軍趙必  
灋各任其責克旣厥心鎮江右軍統領兼真州忠

勇軍權統制李江鎮江游奕軍正將權統領真州  
守戍張震各率所部克恭乃事卽以其年十有一  
月己未開濠越明年二月丁未築城其冬朝奉郎  
王君通由縣最擢通判州事王君明敏而更練復  
殫夙夜之勤以相之乃明年四月城成西城舊長  
一百六十有三丈今撤去直州城之南改築凡三  
百有二丈下廣又六丈五尺上廣殺四丈高二丈  
二尺東城舊長四百七十有八丈今增五之一合  
五百七十有一丈高與西同而上廣減三尺下廣

減五尺蓋因其舊植木爲幹非徒積土以爲高甃石爲址非徒累塼以爲固濠之長因於城廣十有五丈深十之一舊漕河爲東城所截廢爲斷港復開導之使折而南凡三百十有四丈入于潮閘之上又折而東出跨之爲水門冠以層樓扁曰壯觀凡南北之風帆浪舶皆會于几席之下東西之波光野色皆浮于樽俎之間板築之工登臨之勝於是爲最城之上爲女墻以伺敵砲臺以斃敵凡守禦之須畢具其大者樓櫓爲屋至二百一十有四

壕之上爲堰以止水爲橋以絕水凡守禦之須畢具潮河之南又培土城繚以外河凡六百一十有七丈合所用米以石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有奇而未嘗勺合歛之民錢以緡計八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有奇而未嘗毫分請之朝旣成父老驚嗟以爲暮月之間而形勢天成江山改觀吾儕小人向也鷗鷺之與隣而今也金湯以爲衛向也遽廬以幸一日之安今也棟宇以爲子孫之計侯之賜宏矣况新放生池亭以廣上恩修社稷壇壝以崇

明祀糴椿管米萬五千斛以備凶荒創招忠武軍  
五百人別以營壘以嚴守衛其奉上也忠其事神  
也敬其養民也惠其慮患也周侯之事皆可書城  
之役又其大者是烏可無紀而王君余友法曹余  
同年子也故述父老之意來請余其何辭或謂背  
水而陳破釜沉舟而進軍之善志也斯役也無乃  
戾是意歟余曰不然國朝置發運司歲運東南之  
米六百萬石以給京師又諸糴米本稱是此其地  
也上方掃清區宇還都舊京疏汴水注之淮以來  
東南之運則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豈直爲目前計  
哉有志斯世者當知之侯字元之歷陽人今真除  
淮南轉運判官

婺女征官題名記

國家以酒稅命官殆徧區宇夫酒狂藥利怨府導  
其狂而責之直冒其怨而奪之有二者均非得已  
然酒猶因所欲售之稅則強之耳奪之耳故官爲  
尤難其治必宅於闐闐必間於賈區塵眯目而不  
能視聲聒耳而不能聽求壟斷而登之其術然也

居是官者雖甚文雅不屑世紛亦倥偬而無寬閑之度澳汨而無文字之娛坵澤之呼相似其居然也吾友趙君居父之在婺獨異是蓋婺雖東南大州而地非江海之濱無驟至難得之貨人染詩書之教無好奇喜異之習居父又能嚴以杜其欺而寬以惠其來故壟斷之術不施而稅入有裕治所自故集撰王公棐在幕府時重建高其閤闕邃其庭宇室焉可以環詩書亭焉可以羅尊俎清池可鑒名花翠竹可玩以嬉居父又以其餘力葺而新

之日與其僚之賢及里居之名勝游焉故雖官守而得麗澤之益廛市而有林泉之趣曰居能移人殆信然歟旣又撫事興懷謂自有此州卽有此官而一再代更輒湮沒無聞後之視今將如今之視昔可歎也乃哀前人名氏得魏思忠孫大亨而下二十有一人書之石而虛其左以待來者居父之意微矣雖然是猶爲中人以下計也若夫賢者所居官理所去民思蓋有歷千百年如一日者而書不書何筭焉故予特爲序是邦稅入之有常俾勿

隆治所之日葺俾勿壞云居父名若璠丙戌乙科  
進士寶慶丁亥小至日記

吳氏義堂記

南城吳定夫來言其季父穎叔衣食之餘不自豐  
殖結屋所居之旁命曰義堂朝餐暮粥與四方之  
士來者共之子以爲何如余曰夫義公理利私欲  
也公則合人已爲一私則爾汝分焉今子之叔父  
不私已之有餘以與士之來者共之可不謂義乎  
抑余聞故默齋游先生釋孟子善推所爲之言曰

推者自近而推之猶之水焉盈科而進放乎四海  
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穎叔之諸父諸兄皆嘗  
受教于諸老先生其學以忠信孝弟爲本穎叔之  
染教餐和所由來久切意其自近而推之遠自親  
而推之踈宗族親舊之間必無有不盡其分者由  
是而推之以及於斯堂使士之來者皆於我乎館  
可不謂義歟不然猶之水焉搏之而過穎激之而  
在山斯其爲義乎末矣穎叔去余二千里余無從  
知之定夫往還幾月見其爲義之勇如矢斯決而

定夫亟稱穎叔則穎叔之爲義審矣余言非其砥也姑因定夫之問而誦所聞使歸爲其鄉人之好義者道之寶慶丁亥三月晦日丹陽劉某記

### 洪氏如堂記

淳安洪叔誼叔玉與余爲同年進士二君年皆長余兄事之後六年與叔誼同試士上饒又十有五年叔誼過余漫塘上而叔玉不再會宜情有厚薄而叔誼言必稱叔玉叔玉亦數從人寄聲故余與叔玉疏者跡也而情則親去年夏叔誼子率祖書

來知叔誼亡矣余哭之慟猶幸叔玉之存異時或可扶老支羸一笑相從起四十載慈恩之夢而叔玉子揚祖書來叔玉亦已逝矣余悲不自勝書言叔玉昔官晉熙喪其夫人諸子得窀穸之地于慈領都山水之勝而便于家叔玉歸而樂之將結廬以老志未遂而卒揚祖悼先志之弗酬而體魄降于此要必有妥靈之地乃爲屋數楹取事死如事生之義命曰如堂而求記於余余聞揚祖孝友之行著于鄉推于庠序信于朋友是堂之成吾知其

入而儉然如有見也出而肅然如有聞也居處笑  
語之必思心志嗜欲之不忘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也而名不浮於實矣抑余聞孔門之論孝曰父  
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夫志者其所欲爲而行者  
其所已爲叔玉平生之志上欲有以忠於君下欲  
有以澤於民中欲有以顯其親揚祖兄弟觀之審  
矣其修之身行之家見之蒞官臨政言之而無不  
信令之而無不從者行也得無有當率而行之者  
乎夫如是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如之爲義末矣

揚祖兄弟尚勉之哉寶慶三年中秋前一日記

真州司法廳壁記

漢太守自言奉三尺律令從事今司法參軍則奉  
三尺律令以與太守從事者得其人則政平訟理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易則否其所繫何如哉而位  
乃在諸曹下一妄男子朝入吏部籍莫注一民曹  
而來則如積薪然後來居上法曹雖已一再更任  
或舉者已圓輒俯首下之何哉法者聖人所重而  
用法非聖人之得已惟法者聖人所重故官必取



於已試惟用法非聖人得已故位不先於同列雖然此一說也抑有遺說焉且法曹所與聯事合治者非刑曹錄事乎又其上非從事與守若貳乎錄事多典右獄則與刑曹均獄掾亟抱具獄而治之雖怠莫敢較法曹差獄之麗上于府從事與守若貳曰未也法曹則持之堅辨之力曰當是也乃已守若貳雖甚敢莫能奪夫以一府之所是莫能勝法曹之所非一府之所非莫能勝法曹之所是則法曹之勢張甚夫翕而張天之道也獨法曹乎哉

真爲州地褊而民淳歲斷獄視他州絕少故法曹事甚簡才者無以自見不才者可以自免比年城日加闢地日加重事日加煩從事雖甚敢莫能勝則選法曹左右之友人趙用之宗籍之英士林之秀以才辟置足以大其官而悵前乎此名氏不著乃稽故府得其人以下若干人將刊置壁間以某昔嘗濫巾焉俾爲之序故爲力言是官所繫之重使來者知昔之位著爲不苟而不敢卑其官今之權任爲有加而不敢怠其事云紹定改元五月旦

日記

梁縣學記

宣義郎王君邁之爲梁縣也離散者安集之強暴者撫柔之士之失伍而幸自新者招徠之洗滌之仁聲四馳止旅日密未幾瓦礫之場化爲室廬荆榛之區變爲禾黍虎兕往來之道鷄犬相聞君惟事勢之難常而逸居之不可無教若昔盛時家有孰黨有序遂有序其朝夕之所講明者皆五典之敘于天四端之根於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者

故平居則孝悌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必思衛其長下必思衛其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肅而嚴蓋發於天理之自然本於人心之至公非由外鑠我也故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魯人獻馘必於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顧謂夫子爲不荅靈公之問魯頌爲溢美僖公之辭過矣梁於淮爲西道之衝外無廣谷大川之阻內無金城湯池之固所恃者善教之入人也深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見善明用心剛推其所以事

父兄長上之心皆可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云爾而比年以來邊遽一聞輒鳥驚獸犇父子兄  
弟不相保豈惟其民之過哉學舍鞠爲園蔬衿佩  
荒於挑撻講肄無所命義不明長幼以情相與而  
情迫則離上下以勢相臨而勢窮則散亦令之責  
也故君當戍役紛糾之時不忘詩書之教財計赤  
立之日不憚土木之興諏日之良鼎新庠序略倣  
古男邦之制使邑士日周旋其間求其所未知勉  
其所未能愚者以明柔者以強懦者以立寇攘遠

迹而鄉社隱然有金湯之衛君之所以幸惠斯邑  
至矣猶慮來者視爲故常不加之意也故又貽書  
于漫塘叟曰願有述叟惟鄭校不修而國以亂詩  
人歌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教之不明  
而國之不可久也及子產不毀鄉校而鄭以理國  
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而終之以誰其  
嗣之甚言其教之不可以已而事之不可無繼也  
君嘗通守胸山有勞未叙俛而來此亦旣再歲舉  
能于朝舉最于淮去此有日矣則繼其事非來者

責與勉之吾見有能充其事長之心事君推其所  
以衛鄉社之心衛國挽天河而洗關洛之穢清黃  
道以迎鑾輅之還必自是邑始君字浩翁九江人  
紹定初元十月望日漫塘劉某記

溧陽尉治題名記

官寺之壁有記紀其職也其左必列官之名氏紀  
其人也人稱其職則可否則羞之一舉目自得師  
焉記所由作也尉秦官也至于今不廢其職禁暴  
戢姦邑所藉以立也溧陽尉治龕石以紀前人名

氏冠之文者故紫微舍人于湖張公也公文妙天  
下今尉陳君又以請更端也金陵屬邑五溧陽尉  
所統巡徼之隸視他邑獨巖谷縈紆湖波浩渺平  
野際天其地曠也地曠而遠於府民多負氣而喜  
鬪並冰逋逃出沒易以爲姦比君至皆束手屏跡  
其政明其令嚴其人公且清也君余友名景周字  
仲思故相秀國陳公其高伯祖也記成之歲紹定  
戊子秋九月也

宜興縣漏澤園記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然則爲政之道孰爲本在於使民得其生歟然民生實難飢而無以食之則不能生弱而無以扶之則不能生奪其時使不得作則救死不贍而又奚以生故不能使之相安相養無憾於其生則不能使之相葬相送無憾於其死若宜興大夫趙君之政其知所本始者歟君之來也歲丁大侵民不聊生君明足以察剛足以決而恕以行之勸分必稱其有而應於上者非具支振贍必謹所托而及於下者皆實惠藥餌兼施而病

者起榷櫝先具而危者安是歲死者所在枕籍是邑獨多所全活俗尚氣而矜勝尚氣而不本之義故輕生輕生故多重辟矜勝而不折之以理故終訟終訟故多滯囚民旣服君之明憚君之剛而德君之恕君復守之弗失行之弗疑責其所無雖臺府之令不受反其所是雖權貴之請不行故惡者有所畏而不爲善者有所恃而不恐帶刀之俗革珥筆之風戢囹圄屢空歲上死刑浸少蓋民之安其教而樂其生如此用能推其餘財餘力以及死

者惟邦墓之地掌於周官掩骼之令述於戴禮國  
朝置漏澤園累聖申明如揭日月有民社者所當  
欽承而宜興舊地特隘不足以宣上德又直鄉校  
之前非所以崇文教君惕然曰是令之責敢不良  
圖因謀之士民得地荆谿之上山勢回薄於葬爲  
宜問誰實主此則蔣氏故業蔣氏絕而其隸禹氏  
者冒有之禹氏絕而其婦於氏者捨以歸之通真  
觀於之捨觀之受莫詳其由槩之非法也故契要  
不立君不忍盡收據所名畝凡八十有一盡歸之

收其贏尚一百六十有三君曰可矣乃發累朝詔  
書立門表道殊厥疆域而建精廬其中以居守者  
左樓右亭舍鐘及碑合爲屋十有八楹凡齋祠寢  
處庖湍積貯之所與凡用器畢具而廣深高下圓  
方巨細各適其宜又以貧不能葬遠不能歸者類  
袒浮屠法所由來久不可驟革亦隆其基弘其棟  
宇以便之以守者不能自食復買田以贍上田以  
米計歲收一百四十八石有奇次者視歲豐儉而  
權其入以畝計亦六十有三地輸錢絹之租山供

薪芻之利皆足爲經久計既成父老驚嗟以爲非  
吾大夫之賢不足及此非吾大夫之才不足集此  
而吾大夫政成治最有時而去此也是烏可無紀  
因介予友余君師極來請予固聞大夫之風而說  
之者故喜爲之書抑予謂君之所以惠死者始難  
而終實易所以惠生者始易而終實難蓋死者無  
知生者易動惟死者無知故事多因陋人憚改作  
然已勞則佚已費則怠故終實易惟生者易動故  
緩之則寧威之則懾然已寧者或惴惴不自保已

懾者猶睢盱以伺之故終實難孔子曰居之無倦  
揚子雲曰爲政日新大夫勉之予將屢書不一書  
而止大夫譜在玉牒名與慙字若愚今官朝散郎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刑獄之官令  
雖嚴不下達故相承以省事爲能掾舍久不治更  
丙戌夏秋風雨之變殆甚而吳興章君巽亭寔來  
君才足以爲勇足以決而智足以審所先後曰吾  
職守之未知遑恤乎私乃相囚宇而以式法它囚

具壞者必葺闕者必補而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  
麗于罪者寒燠不爽其宜食飲不愆其度囚知君  
之愛我而非厲我欲安全我而非一於斷棄我也  
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上其獄于臺若府  
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旣細大之獄不寃而  
上下之情咸若乃敢圖安而以掾舍不治告時今  
司農卿林公介寔以憲節攝府事聞之曰子刑官  
也而吾刑是司子宜其官吾庸多矣敢勤子至于  
它人乎報下給緡錢千君卽因地度宜市材鳩工

顧廳治以前舊貫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于  
丁亥中秋前一日而落成于良月之末合爲屋一  
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瓦甍釘灰工食之費過所  
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巋然者曰清安  
堂堂之後爲齋曰盡欽而其東之翼然者曰務平  
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泐其名泝其實  
君之用心可知君以其成之難而慮來者怠其葺  
之之易也屬余以記余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  
故受簡不辭而復于君曰吾聞諸夫子有一言而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二  
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  
拘繫之桎梏之壓焉使不得避戚戚然赧赧然居  
之不安孰有甚於囹圄之人乎曩君與家人之未  
獲所安也猶汲汲然求有以安之君與家人既得  
所安矣獨不能因吾身之安而念彼之不安乎因  
吾家人之安而念彼室家之不遑安乎若然則夫  
子所謂恕孟子所謂善推所爲不外是矣充是心  
也國可治天下可平也獨理掾乎哉獨刑罰清平  
乎哉君曰然當書子言鏡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

字某官某郎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二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三

宋籍吳吟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奉直學士高觀漫塘病劉宰著  
記

新淦縣社壇記

社主土稷主穀民非土穀不生故社稷之祀周于  
郡邑爲之壇樹之以其所宜木春而祈秋而報更  
去來必告水旱癘疫必禱帝興王成未之有改也  
而近世事不師古吏滋不恭其曾中之所篤信以  
爲真可爲民徼福而請命者則曰老也釋也獄之

書